



LAN LING WANG DE ZU ZHOU

秘 密

密 密

风雨如书

著

天机勿语，
震撼人心，

谁在揭开人间的
闻所未闻的秘密？
兰陵王秘史！

CONFIDENTIAL

兰陵王的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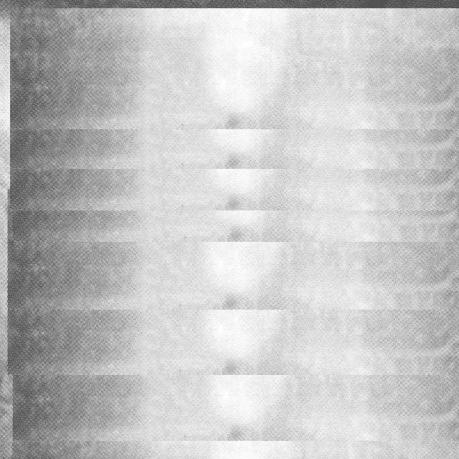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秘密

兰陵王的诅咒

风雨如书◎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风雨如书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8
(444异度空间·第8辑)

ISBN 978-7-5453-0240-0

I . 秘… II . 风…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7335号

秘密

风雨如书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s.net

E-mail: zhcbs@zhcbs.net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6.75 字数: 490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40-0

定 价: 66.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444YIDUKONGJIAN

- 001/ 楔 子
- 003/ 第一章 死神的演出
- 087/ 第二章 诅咒面具
- 165/ 第三章 谎尸
- 215/ 第四章 魂断玉陵山
- 247/ 秘密后记

楔 子

深夜，有月光透进来，水一般宣泄在地面上，如霜似雪。

他挪了挪身子，脚上的铁链轻轻动了动，旁边立刻传来细碎的声响。

他想，大概是惊动了正在熟睡的老鼠吧！

月光有些淡了，光线变得有些模糊。他吃力地伸出右手，从衣服深处拿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绿色的玉石吊坠，细细看去，似乎上面雕了一条张牙舞爪、凶神恶煞的龙。玉龙吊坠在暗淡的月光下发出幽幽的绿光，仿佛是一只目光寒仄的眼睛。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慌忙把玉坠收了起来。

牢房门被打开了，几个衙役走了进来。

为首的一个衙役提着一盏绛黄色的灯笼，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哀”字。

“这是断头饭。吃完，你安心上路吧！”一个衙役端起一个盘子放到了他的面前。

饭菜很丰盛。一碗素米，一碟牛肉，一只白斩鸡。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端起碗来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是新衣服，吃完饭换上。我们送你上路。”衙役把新衣新裤放到

地上，看了他一眼走了出去。

他缓缓地放下了碗筷，眼眶溢出了眼泪。临死之饭，再怎么丰盛，也是如同食蜡。

绛黄色的灯笼，发着诡异的黄光。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一轮明月照在头顶，四周一片沉寂。

他望着远处，目光苍凉死寂。衙役在上边宣读着官府的临刑公文。旁边的树梢上，不时传来呱呱的乌鸦叫声。

“时辰到，上路吧！”刽子手说完，抽掉了他背上的押解牌。

“为什么不是午时三刻？”他忽然说话了。

衙役们愣了一下，面面相觑。

“来吧！呵呵。”他又无所谓地摇摇头，笑了笑，目光凄凉如风。

刽子手仰起头喝了一大口酒，喷在刀上，举起，用力砍下去。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手里紧紧握着那个玉龙吊坠，仿佛那就是他的性命……

第一章 死神的演出

◆凶案

那是一个看上去很美丽的女孩。一身紧致的红色连衣裙，微卷的长发，娇好的面孔，除了一丝不正常的苍白之外。可是此刻，她却姿势诡异地躺在柳树林的尽头。心口处有一个弧形伤口，鲜血已经把周边的衣服染成了暗红色。法医正在仔细地检查着其他地方。

树林里，瑟瑟的风轻轻拂过每一个人的耳边，留下诡异的冷气。高成的心隐隐有一丝沉重。因为，女孩的脸上带着笑容。一个人死了，为什么会笑？是解脱，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呢？

其他队员正在勘察周边环境，黄色的警戒线外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高成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刚准备点上，对面正在询问现场人员的警官杨帆走了过来，他扬了扬手里的文件夹，递给了高成。

高成接过文件夹，翻开仔细看下去：

时间：2007年8月13日

地点：南城广场三十米外树林

报案人：张自强，系南城广场清洁工

报案经过：报案人张自强按照往常习惯对南城广场进行三天一次的清扫卫生工作。走到树林内发现尸体，于是拨打了110。

询问记录：

你认识死者吗？

不认识。

为什么清扫工作不是一天一次，而是三天一次？

主要原因是人手少。这片林子是政府半年前批下来的，是为了响应绿化建设。谁知道，却成了附近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场所。每天晚上都有一对一对的情侣在里面。所以，上面决定三天清扫一次。

现场勘察：没有可疑之处，因为停驻这里的人员复杂。现场的脚印无法取证。

看到这里，高成合住了文件夹。

现场的情况没什么收获，看来只能期望从法医的验尸记录上找线索了。

“队长，这是法医验尸记录。”杨帆走了过来，把刚从验尸法医手里拿过来的记录递了过来。

高成笑了笑，接了过去。

助手杨帆是去年从警校毕业的，可是他的身上却没有流露出年龄上的一丝稚嫩与生疏。相反，很多时候，他的思路都和高成不谋而合。所以，实习结束的时候，高成千方百计地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虽然杨帆跟在高成身边时间不长，可是遇事沉稳冷静，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这让高成想起之前退休的老队长。那时候他就像杨帆一样跟在老队

长身边。每一次有案情，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帮助取证，勘察现场，检验尸体。在老队长退休的时候，他成功地得到全局人的考验，名正言顺地接过了老队长卸下的担子。

回过神，高成仔细看了看法医验尸记录。

死者女性，年龄大约 20—23 岁左右。死者身上有一张学生证，通过上面的内容和照片证实死者是南城大学外语系的大二学生，名叫白灵。通过鉴定，致命的伤口是心口的弧形伤口。从伤口推算，凶器应该是镰刀或者弯刀之类的东西。初步估计，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十一点到夜里两点。

高成皱紧了眉头。从法医报告上来看，死者死于晚上十一点到夜里两点，而且从伤口位置和死者尸体的倒向推算，凶手应该是在死者不注意的时候突然袭击痛下杀手的。这一点可以说明，凶手应该是和死者认识的，并且关系还很熟。

想到这里，高成回过头，看到杨帆和其他人已经开始收拾现场准备撤离了。白灵的尸体也被抬走了，拉起的警戒线也被收了起来。旁边围观的群众也纷纷散开了。

秋季的风，凉气逼人。高成微微颤抖着手把刚才没有点着的烟，塞到了嘴里。现在，高成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他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思绪，才能精确地投入这起凶杀案的调查中。

两天前，高成的妻子李月月向他提出了离婚。高成没有说什么，在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李月月看着高成边哭边说：“你总是这样。无论什么事情，不问为什么便一口答应。结婚的时候是这样，离婚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的脾气就不能改一改。”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整整一晚上，高成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抽烟。高成想了很多事情，从他和李月月认识开始，到后来结婚，到现在离婚。他觉得是真的是自己辜负了李月月。任何一个女人都想找一个好男人，可以和她一起出门，一起下班，一起买菜，一起吃饭。可从结婚以来，高成记忆中，似乎一次也没有过。每次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夜里两点才回家。有的时候，甚至彻夜不归。不是他不想，只是他的工作不允许。

那天，李月月突然对他说，她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给她幸福的人。高成没有勇气问那个男人的名字。高成只知道，那个男人是李月月在网上认识的。

突然，手指上传来一阵生疼。高成这才发现手里的烟早已经烧到了尽头。就像他破败的婚姻，只剩下地的灰烬。他慌忙把烟头扔掉，然后回过头说：“走，我们去南城大学。”

南城大学是南城唯一的一所大学。前些年，因为政府大力号召大学扩招，很多地区都开设了这样的学校，没有什么名气，管理也不严，严格来说，就是一些老的学校合并起来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在一些人眼里，这样的大学其实就是混文凭的学校。

高成坐在副驾驶上，他盯着手里的案件勘察报告和验尸报告一直沉思着。其实，这样的案件一年总会发生几起，并不是什么惊奇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高成的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让他纠结的是白灵的伤口，镰刀之类的凶器，那会是什么呢？

高成的脑子里闪过几种凶器的画面，可是和死者的伤口比较起来都不太符合。这让高成想起很久以前破获的一起凶杀案。死者的伤口很奇特，像是被人用的特制鱼钩穿破了喉咙。

那个案子最后虽然破了，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凶器。最后，罪犯自

首了，对于杀害死者的凶器他却一字不提。

高成的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解不开，寝食难安。后来，无意中在电视里，高成看到一个讲解古代兵器的节目。节目里对一种战国时的武器进行讲解，那是齐国一个兵器师的发明，因为太过残忍而最终被禁止使用。

高成看到那个兵器的画面，瞬间茅塞顿开。死者的叔叔当时正是南城博物馆的管理员。果然，在南城博物馆里高成找到了那种兵器。从而，他也明白了为什么死者的叔叔宁可自首也不愿意讲出兵器的缘故。

车子停了下来。高成抬起头看见了南城校园的大门，他把手里的文件放到驾驶台前的夹缝里，和杨帆一起下了车。

看见警车，门口的保安赶快走了过来。听完高成和杨帆的来意，保安慌忙带着他们往校长室走去。

走进校长室，高成看见四五名老师正焦急地坐在一起。很显然，白灵的死已经传到了南城校园。简单寒暄几句，高成提出想要去白灵的宿舍看一下。校长慌忙派了一名老师带他们过去。

南城大学一共四栋大楼，前面两栋是教学楼和实验楼，后面分别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

白灵被害的事情似乎已经在校园里传开。走到女生宿舍楼前，高成看见很多人围在旁边，甚至男生宿舍楼的阳台上都聚满了人，争先恐后地向这边张望着。

如果警察办案时线索能传得这么快，就省事很多了。高成摇了摇头，在宿舍管理员的带领下，向楼上走去。

白灵的宿舍在三楼，宿舍里一共三个人。除了白灵，剩下的分别是苏小暖和林欣，都是来自外地的学生。所以，校方对她们很照顾。

上楼的时候，宿舍管理员把白灵宿舍的基本情况大致对高成讲了一遍。在三楼拐角处，宿舍管理员指明了白灵的宿舍，便下楼了。



推开白灵的宿舍门，高成一眼便认出了白灵的床铺。白灵床铺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照片，上面的女孩正是白灵。一头乌黑的长发倾泻在肩上，两只眸子清澈如水，脸上带着阳光青春的笑容。可惜，如此年华正好的女孩，却被人杀害。

高成的目光又回头望了望，打量着宿舍的其他地方。

白色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当红明星的照片，本来单调的电棒上挂了几条彩带。看得出来，三个女孩都是爱收拾的女孩。最后，高成的目光落到了对面的床铺上。

对面的床铺上收拾得很干净，床头放了一个憨态可掬的小熊。一个女孩有些无措地站在床边，看来她就是床铺的主人。

“白灵是被网友害死的。”那个女孩看到高成的目光转过来，似乎鼓了很大勇气，迎了上来。

高成一愣，回头看了看杨帆。杨帆慌忙从包里拿出个笔记本，摊开来，目光搜索了一遍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开始了记录。

女孩就是苏小暖。她没有等警察继续追问，便迫不及待地讲出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白灵是个爱漂亮追求时尚的女孩。她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身边像蜜蜂一样的男生围着自己转。当然，她才看不上这些凡夫俗子。

苏小暖说，白灵在网上有很多朋友。并且，大都和她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虽然她对于白灵这种把感情当作游戏的做法不能苟同，但是苏小暖对于那些上当受骗的男人也没有同情。

说到这里的时候，高成看见苏小暖的眼里闪过一丝幽怨的光芒。他猜测苏小暖一定是受到过感情的伤害，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昨天晚上，白灵和一个聊了很久的男生见面。对方的网名叫Terror，就是死神的意思，听起来就怕怕的。并且，那个男人和白灵聊天一直都

戴着一个软皮面具。也许正因为他的神秘诡异，白灵才觉得蛮有兴趣的。

苏小暖知道白灵要去和那个 Terror 见面，她便劝白灵，现在网上有很多网络诈骗抢劫什么的，对方搞得神神秘秘的，一定没什么好心。

可是，白灵不听。她觉得对方那样做她才有兴趣。再说，只是见面，又不是干什么。

白灵走后，苏小暖一直很担心。直到今天上午，她听说白灵遇害了。她后悔不已，如果昨天晚上自己强拉着白灵，也许事情便不会发生。

听完苏小暖的叙说，高成决定打开白灵的电脑调查一下。在苏小暖的帮助下，高成顺利登录上了白灵的 QQ。很快，他把白灵和 Terror 的聊天记录调了出来。

这个时候，杨帆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插到了电脑上。突然，Terror 传过来一个离线接受文件。高成愣了愣，点了一下接受。

“不要动。”在旁边的杨帆一惊，刚想阻拦，电脑却吱的一声黑屏了。然后，主机不停地咔咔响着，怎么也启动不起来。

“那是一个病毒文件。Terror 一定是知道我们会调查白灵的 QQ 聊天记录，所以才会这么做。”杨帆泄气地解释道。

高成盯着眼前黑了屏的电脑，不禁怒火中烧。他恨自己太大意，一不留神竟然着了 Terror 的道，更让他吃惊的是那个 Terror 的反侦察能力竟然如此强大。看来，这一次他是真的遇到了对手。

◆ 悲情

苏小暖坐在床上足足一个小时没有动。对面墙壁上白灵的照片依然灿烂如花。原来，世上真的有这么残酷的事情。短短几个小时，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永远离开了。她的音容，她的笑声，她的一切仿佛还清晰地



回响在耳边。

苏小暖的眼泪缓缓流了下来。一滴一滴流到嘴边，咸咸的滋味。她想起以前和白灵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每一个画面，此刻都像是一根根尖锐的针深深地插入她的心头。

“原来你真的真的不爱我，就算你一直陪着我……”她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苏小暖一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一看，不禁呆住了。莹蓝色的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来电人的姓名，秦风。

那个夜晚又涌到了心头，孤独的房间内，一盏清灯亮到天明。苏小暖一个人抱着双膝，泪眼干睫，痛到心扉。

她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天亮说晚安。以前她总以为那些悲伤的字眼永远是作者在爱情里添加的佐料，失去的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了一些爱情背后的悲伤，真的是无法承受的。

那些日子，她把自己关在孤独悲伤的世界。每天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上，脑袋里除了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剩下的全部是苦涩的眼泪。

如果不是白灵，也许她永远不会走出那段阴影。虽然之前，她对白灵把爱情当游戏的做法深感厌恶，可是正因为白灵的劝慰和安抚让她渐渐脱离了爱情留给她的伤害。

秦风，那个曾经她深爱不已的男生，因为一个荒唐的理由便和自己分手，她发誓这一辈子都不再理他。

电话还在响，一遍盖过一遍，好像曾经的山盟海誓，句句都听不完。

苏小暖拿起手机用力扔到地上。啪啦，手机一分为二。先前尖锐的铃声戛然而止。苏小暖望了望窗外，8月的南城雨水不断，淅淅沥沥的又开始敲打着窗台，就像伤心情人的眼泪，怎么流也流不完。

知道白灵遇害的消息，苏小暖觉得自己整个灵魂被掏空了一样，呆滞了半天。

苏小暖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从小到大一直跟着爷爷生活。爷爷是村子里的长辈，一直都是威严肃穆的代表，虽然他对苏小暖很是疼爱。可，苏小暖从心底还是有些怕他。

来到南城大学，遇见秦风，和他恋爱。苏小暖尝到了另一种关爱，可是她没想到的是这种关爱持续了不到半年便消失了。如果不是白灵，也许自己永远都不会正视爱情这把双刃刀。可是，现在白灵竟然出事了。难道是因为和她走得近吗？一直以来，苏小暖都觉得自己是个灾星。她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每每问起，爷爷总是避而不答。

那好像是一个让人恐惧的问题。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每个人的眼神中除了闪躲，更多的是焦虑和恐惧。

苏小暖一直有种感觉，父母的离开一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砰！宿舍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女孩拿着一把花折伞走了进来，苏小暖慌忙擦了擦眼泪，弯腰把地上破裂的手机捡了起来。

“我刚才看见秦风了，他站在女生宿舍楼下，似乎在等你。”林欣抖了抖雨伞上的水珠，放到了宿舍的空地上。

苏小暖怔住了。恋爱的时候，秦风也是这样。每次吵架或者生气，无论再晚，总是站在宿舍楼下面，也不问也不喊。只是默默地等着苏小暖，等着她说原谅。

白灵笑称秦风简直就是一只呆鸟。

林欣却说这样的男生最可靠。其实秦风真的很好，放学的时候帮苏小暖打开水，吃饭的时候帮她排队，逛街的时候从来都是站在苏小暖的左边，他说这样即使有车撞过来也不会伤害到她。

想到这里，苏小暖刚刚擦掉的眼泪又落了下来。窗外响了个炸雷，雨似乎越来越大，苏小暖心里有些纠结。秦风刚才给自己打电话，自己却一气之下把电话摔了。按照秦风的性格，他一定是死死地站在宿舍楼

下等自己。

苏小暖突然站起来，拿起林欣刚刚放到地上的花折伞，向宿舍外面跑去。

秦风一动也不动。南城的8月，大雨说来就来，让人措手不及。冰凉的雨珠像石头一样敲在身上，可是他没有一丝感觉。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再见到苏小暖一面。

当初分手的时候，苏小暖哭着喊着求他，可是他却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一样，用力甩开苏小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美丽的爱情背后，总是隐藏着难以言表的悲哀伤痛。想起那个晚上，秦风依然无法释怀。可是，现在他必须找到苏小暖，请求她的原谅。否则，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走下去。

七天前的一大早，他一个人独自溜出校园。他要去参加南城的“鬼市”。

所谓的“鬼市”其实是指古玩市场。那些爱好古玩的人通常会在天没亮的时候聚集在一起，把一些珍藏的宝贝拿出来。当然，这其中不乏滥竽充数的奸商。

秦风对于古玩的爱好似乎是遗传的，妈妈说秦风的爸爸就是个古玩专家，没想到秦风也喜欢古玩。唐砖宋瓷，古画玉石，可谓是行行是学问。

南城的“鬼市”，秦风也是探听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了准确位置。于是，他早早的准备好一切，出发了。秦风只是个穷学生，他并不没有经济能力去买古玩。对于他来说，能摸摸那些东西，过过眼瘾就已经足够了。

很可惜，等他赶到“鬼市”的时候，市场上已经寥寥无人了。只剩下几个卖纪念品的老头老太太。秦风转了一圈也没看见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东西，于是，他决定回学校去。毕竟被学校抓住也不是什么很好玩的事情。

就在他走到街口的时候，他扭头看见路边蹲着一个老人。老人衣衫褴褛，全身脏兮兮的。他猜想可能是从外地过来的流浪汉。

秦风有些怜悯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往前走去。

走了没几步，秦风听见后面有人喊他。

转过头，竟然是那个老人。

秦风这才看清，那个老人蓬头灰面，脸上竟然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秦风。

秦风有些恐惧地瞪着眼前的老人，他不知道这位老人怎么会突然叫住了他？

老人低头从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玉石吊坠。微弱的晨光下，那个吊坠发着幽然的绿光，中间似乎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只一眼，秦风的目光瞬间便被吸引住了。

秦风说不上是玉石上的行家，但是根据书上说的玉石色泽以及雕功上看，眼前这个吊坠绝对是一等一的上品。只是眼前这个老人怎么会有如此上乘的东西，秦风不禁觉得有些奇怪了。

“五十元，卖给你。”老人有些惊慌地看了看四周。

秦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咽了一口唾沫说：“我，能看看吗？”

老人不安地点点头，颤抖着手把吊坠递给了他。

如果说第一眼只是个粗识的话，那么拿到手里的一瞬间，秦风便能百分之百确定，眼前这条玉石吊坠决非等闲之物，光是那条雕在中间栩栩如生的龙，便让秦风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于是，没有多想，秦风便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给了老人。老人也挺干脆的，收了钱，很快就转身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秦风一直在想老人这个吊坠是从哪来的。拣的，还是偷的？又或者，这个吊坠本身就是个假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拿一些赝